

鄧景濱著

海鹽筆錄



海鹽筆錄

吳志良主編



澳門基金會 出版

鄧景濱著

海鹽集

鄧景濱著



吳志良主編
濠海叢刊

論壇爭鳴錄

作 者：鄧景濱

叢刊題字：錢君匱

封面題字：陳炳聲

封面設計：李耀誠

副 主 編：馮少榮

助理編輯：姚翠玲

出 版：澳門基金會（澳門郵政信箱3052號）

版 次：1995年5月第一版

印 數：1,500本

排 版：新藝電腦植字排版公司

印 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發 行：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定 價：澳門幣55元

ISBN 972 - 8147 - 28 - 7

作者簡介



鄧景濱 筆名金中子、丁山、曾鳴。1945年出生於澳門。1962年考入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從事文化教育工作。1994年獲文學碩士學位。現任澳門大學預科中心中文講師。

社團職務：澳門寫作學會、語言學會、楹聯學會理事長，澳門中華詩詞學會副理事長，中山大學澳門校友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暨南大學研究生（澳門）同學會副會長，澳門中國語文學會學報《語叢》主編，澳門筆會會刊《澳門筆匯》副主編，《廣州話正音字典》編纂委員會委員等。

出版著作：《匕首與投槍》、《字詞拾趣》、《澳門聯話》、《鏡海聯花》、《語林漫筆》、《鄭觀應詩選》及與人合著的《丁家邱》等。



主編 吳志良

副主編 馮少榮

執行編輯 呂平義

昔日澳門明信片集（特刊）

澳門地圖集（特刊）

青年與澳門未來（特刊）

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特刊）

談文字說古今

葡文書信

澳門風物誌

中葡關係與澳門前途

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

澳門經濟史論集

澳門近代詩詞紀事

澳門郵話

澳門離岸文學拾遺

語言與溝通

語壇爭鳴錄

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

從作品談澳門作家

錢納利與澳門

沙漠與綠洲

不認識澳門的人都說，澳門是文化沙漠。我們雖不認同此一觀點，但也找不到很有力的論據去反駁。去年底，我們籌備出版《澳門論叢》時，多少有點尋找論證去打破這種說法的意味。半年的工作，似乎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最初的想法，是在兩年內編輯出版一套十本的《澳門論叢》，作為對籌備經年的《澳門叢書》的補充和輔佐，但學術界對《澳門論叢》反應之熱烈，卻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僅僅半年的時間，我們便收到超過二十部書稿。有些論述性強些，完全可以納入《澳門論叢》；有些則資料性和資訊性強些，述重於論，但都頗具價值，與我們編輯《澳門論叢》的初衷並無二致。因此，我們決定設立《濠海叢刊》，與《澳門論叢》相輔相成，以吸納更多的作者，包容更多的題材，更好地達到研究澳門、推廣澳門的目的。

編輯這幾套叢書的過程中，我們也找到了更充分有力的論據，去反駁澳門“文化沙漠論”。然而，駁論並非我們的目的，也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工作的最終目標，是將發現的一個個獨立甚至孤立的綠洲，有計劃和系統地逐步聯結起來，形成一片，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們相信，一個有知識和良能的人，讀過這些書之後，慢慢會覺得置身於綠洲之中，“文化沙漠論”也不攻自破。

吳志良

一九九四年八月

目 錄

序 文

澳門語壇又一佳作.....	詹伯慧	1
多方位的探求.....	葉蜚聲	7
語用研究的可喜結集.....	程祥徵	11
山登絕頂我為峯.....	李如龍	14

上 編

“譽”與“譽”.....	2
“卷”與“捲”.....	4
“沈”與“沉”.....	6
“沖決”與“冲决”	8
是“冽”還是“冽”?	10
也說“避”和“途”	13
“輪鞅”的“鞅”	15
“叶”與“葉”	17
“百廢具興”的“具”	18
“太守”與“去國”	20

“青玉案”的“案”	22
“藺相如”的“相”	26
“發發”的讀音	29
“青青”與“菁菁”	33
“老舍”的來歷和讀音	37
姓氏的讀音和數量	39
“借書滿架”的“借”	41
“越明年”的“越”	43
《陋室銘》之“素琴”辨	45
“無弦琴”詩證	48
歐陽修的“九射格”	51
“九射格”又證	57
“讓泉”六證	58
“落英”辨正	61
雪天亦有群雁飛	63
梅花飛時雪也飛	66
“青冢”之“青”從何來？	72
《金縷衣》非杜秋娘所作	74
“一三五”不論？	76
“七律”原來是七絕	78
“輶軸體”辨析	81
山登絕頂我爲峰	85
要避免知識性的錯誤	87
“合併”與“老化”	89
《毛澤東詩詞全集》勘誤	92
“中國祝賀對聯”解說勘誤	96
“秩”的紀歲用法	107
《康熙字典》收多少字？	109

下 編

“喪亂”音義的討論.....	114
“喪”的讀音和釋義.....	115
“安子介析字法”的討論.....	124
安子介的析字法.....	126
三點分歧.....	130
《畫皮》音義的討論.....	136
也說“畫皮”.....	137
從語言環境中探討《畫皮》的原義.....	141
小城紛紛說“畫皮”.....	150
“囍”的討論.....	153
“囍”字縱橫談.....	154
同體會意的“囍”字.....	161
“囍”字應該合法化.....	163
應以發展眼光看“囍”字.....	168
欣看“囍”字入辭書.....	173
“憂思”讀音的討論.....	175
必須重視粵語正音.....	176
也說“憂思”的“思”.....	179
如何選擇粵語讀音.....	181
“雙重標準”辨.....	186
要用古音讀古詩？.....	189
古音派與今音派.....	193
“阿 Q”讀音的討論	196
“阿 Q”的“Q”	197
“阿 Q”讀音辨析	199

從“阿 Q”的命名看“阿 Q”的讀音	209
“嶺”音的討論.....	211
從“大嶼山”讀音說起.....	212
如何選擇“較佳”粵讀.....	218
 後記.....	225

澳門語壇又一佳作

詹伯慧

春節前夕，正當炎黃子孫忙於採辦年貨，送舊迎新之際，景濱先生捎來他的新著《語壇爭鳴錄》的稿本。拿着這份不尋常的“年賀”，心裡特別高興。打從九十年代初景濱先生來我們這裡攻讀現代漢語博士學位以來，幾年間他來回遊弋於繁忙的教學工作和緊張的學位課程之間，經常奔波穗澳兩地，備嘗舟車勞頓之苦。我常常這樣想：倘若沒有過人的毅力和堅強的意志，像他這樣的兼讀制研究生，要兼顧工作與學業，認真做到兩不誤，實在是談何容易。其實景濱先生還不止是兩不誤，這幾年他不管教學工作和學位課程如何忙碌，總還是筆耕不輟，佳作紛呈，而且他還身兼多個學術社團的職務，以至始終享有澳門多產作家和社團活躍份子的稱號，經常出現在學術團體和學術會議之中。去年當他把在澳門日報《語林》上發表的八十多篇語文短論匯集成書，以《語林漫筆》為題刊行問世時，我曾以《一本普及語文知識的佳作》為題為之作序。當時我看到《語林漫筆》中那麼多短小精悍、生動活潑的文章，暗地裡忖度着：景濱先生如此精力充沛，如此勤奮過人，憑着他那股對學術事業無限執着，對語文研究鍥而不捨的高度熱情，可以預言，用不着多長時間，定會再接再勵，寫出更多更精彩的語文短論來。曾幾何時，一部內容充實、主題集中的《語壇爭鳴錄》又擺到我的書桌上來了，果真是不出所料！

這本匯集六十篇文章的《語壇爭鳴錄》，無疑是《語林漫筆》的

續集；但從總體的構思與內容的安排上看，又不單純是《語林漫筆》的續篇。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是作者選取語文教學和語文應用中常常遇到的一些字或詞，從形、音、義的某個角度切入展開論述，引經據典，闡幽發微，識破迷津，坦抒己見。這部份共三十八篇文章，是比較近似《語林漫筆》中的那些語文短論的，但在內容上則有所深化。下編屬專題“爭鳴”之作，作者就幾個具體的語文問題細加鑽研，步步深入，抽絲剝繭，反覆論證，再三“爭鳴”。這部份共二十二篇文章，卻祇有幾個題目，針鋒相對，態度鮮明，跟《語林漫筆》中的一般性討論顯然有所不同。可以說，“爭鳴”也者，主要表現在下編之中。

綜觀這本《語壇爭鳴錄》中的六十篇文章，既有一字一議，一詞一議，一音一議的，也有泛論某些文字、音韻上的問題的。這些文章一般都不長，七八百字以至一兩千字的居多，仍屬短論性質；但短論所涵蓋的內容，所體現的觀念卻絕非微不足道，無關宏旨的。作者每發議論，並非就事論事，總想提到理論的高度，治學的方法上來探討。例如討論“安子介析字法”的幾篇文章，連珠炮式的展開爭鳴，作者做的是“如何分析漢字”的大文章，目的顯然是在表明作者對漢字分析法所持的寬容態度；又如關於“囍”字的討論，幾篇文章表面上針對着“囍”字該不該算做一個漢字來發揮，實質上卻觸及到如何認識漢字性質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並非祇是為了給囍字討個合法的地位。再如幾組討論讀音的文章：關於“憂思”讀音的討論，關於“阿Q”讀音的討論，關於“嶼”字讀音的討論等，作者旨在通過某些漢字音讀的釐定，提出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要不要提倡用古音來讀古詩？用英文字母作簡稱時如何讀音？廣州話（粵語）要不要正音？如何在音讀有分歧的情況下選擇最佳的音讀？針對這些問題開展的反覆討論，必然涉及到對待漢字形音義的一些重要原則，也涉及到語文研究的一些方法論。景濱先生為這些具體問題所撰寫的系列“論戰”文字，充分體現出他長期觀察、

研究漢字形音義所形成的真知灼見，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深厚功力。他的一些看法，對於推動語文研究工作的發展，解決語文應用中的一些問題，無疑都是很起作用的。

這本《語壇爭鳴錄》充分反映出作者時刻注意理論聯繫實際，具有學以致用的良好學風，作者非常重視面向語言現實、有的放矢地闡明自己的觀點。他把語文研究跟現實需要結合起來，所寫的每篇文章，都能夠直接或間接地為學校的語文教學和社會的語文應用效勞。他把筆觸伸向語文教學的課堂，伸向各個使用語言文字的角落，寫出這麼多的短論，為的是要幫助人們在使用語言文字時減少困難，減少差錯；為的是提倡正確運用漢語漢字，充當所謂“一字師”、“一音師”。收錄在這本書中的幾組“爭鳴”文字，實際上大都是社會語言生活中常常遇到的熱門話題，有的還是語文教師在國文教學中非解決不可的問題，因此，這些文章一經刊出，在社會上就必然會有強烈的反響，廣大的語文界同仁樂於傾聽景濱先生的高論，也樂於和他討論問題，用一句通常習慣的說法，就是“有較好的社會效應”。例如“畫皮”和“喪亂”的音義，都是中學國文教師很關心的，抓住這樣的詞語來做文章，無疑就是急教師之所急，就是雪中送炭的大好事。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景濱先生關於粵語音讀的一些意見。他在《必須重視粵語正音》、《如何選擇粵語讀音》、《如何選擇較佳粵讀》等文中所提出的觀點和所進行的論證，是他長期運用粵語進行課堂教學和寫作指導、朗誦指導等所積累下來的經驗之談。他的一些議論，結合社會的需要，直接影響到語文應用的質素，特別是影響到學校語文教學的質素。衆所週知，為了減少粵語讀音上的分歧，做好粵語正音的工作，我們粵、港、澳三地一批資深的語言學者，打從 1990 年起便開始組建了廣州話審音委員會，經過歷時四載的反覆討論、認真審訂，直到最近才把審訂字音的工作暫告一段落，而轉到編纂《廣州話正音字典》的工作上來。鄧景濱先生和胡培周先生是我們審音委員會的兩位澳門委員，他

們長期活躍在國文教學的第一線上，既把自己和周圍人士對廣州話審音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帶到歷次的審音會議上來，又借助澳門報刊開闢“爭鳴”的園地，廣泛吸引社會上關心我們審音工作、支持我們審音工作的有識之士來積極參加討論，使我們能夠及時聽到社會各方面的聲音。以便把這一關係到海內外幾千萬粵語使用者切身利益的工作做得更妥貼一些。

關於“爭鳴”，我想借此機會多說幾句。學術爭鳴是我國幾千年的優秀文化傳統，“百家爭鳴”無疑是促進學術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就拿語文研究來說，近幾十年來在語言學界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爭鳴”，如語法學上關於漢語有無詞類問題的討論，漢語語法體系和語法分析法的討論，音韻學上關於《切韻》性質的討論，關於《中原音韻》性質的討論，漢語方言學上關於漢語方言分區的討論等等，不但活躍了學術的氣氛，也大大推動了中國語言學的發展。我們在這本《語壇爭鳴錄》中所看到的文章，大都集中在文字和音韻的問題上。拿文字來說，對待漢字這樣一種世界上罕有的古老文字，從它的性質，它的構成，它的發展到它的前景，都存在着可以討論的問題。隨着漢語文字學的發展，對漢字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以至產生“爭鳴”，這本是非常自然的事。景濱先生對文字問題素來是“情有獨鍾”，打從六十年代負笈中山大學中文系起，便對漢字研究抱有極大的興趣。執教名校培正期間，在課堂講授和課外指導中又經常遇到文字上的問題。因而激發他寫出一篇又一篇討論漢字問題的文章來，無論是去歲刊行的《語林漫筆》還是此刻付梓的《語壇爭鳴錄》，說“字”的文章都佔很大的比重。其實，文字的問題容易激發“爭鳴”，語音的問題同樣也有“爭鳴”的餘地。在當前，如大家都很關心的粵語正音問題，就很有必要通過廣泛的“爭鳴”來解決一些重大的問題，例如正音的依據和標準如何確定？要不要在正音中貫徹“從今從衆”的原則？如何貫徹這一原則？近期《澳門日報》語林版刊出我們的《廣州話正音字典編纂細則》，其

中涉及漢字形、音、義的處理方式，就是通過審音委員會會議，在各委員充分討論、開展“爭鳴”的基礎上產生的。我們在審訂粵方言讀音的過程中，遇到不少音讀上的麻煩，或同一漢字音讀有異，某一漢字音讀難定，這些都是經過相當認真的“爭鳴”才終於達到“一定程度的共識”的。有了原則、甚至有了細則，也不等於粵語正音問題已經迎刃而解，還必須就一個個具體的問題進行反覆的討論。景濱先生作為審音委員是身歷其境的。他在歷次審音工作會議上都能掌握“爭鳴”的精神，積極發表自己的見解。當然，“爭鳴”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你對“爭鳴”的內容有過充分的調查了解，你對所要“爭鳴”的學術問題有較深的鑽研。拿這兩條來衡量，景濱先生可以說都是合格的。他對於自己筆下論及的每一個字每一個音，都抱着一絲不苟的態度，他尋根溯源，旁徵博引，務求言之成理，持之有據，以豐富的事實說話，用充足的證據爭辯，儘管某些文章在論點上與對方針鋒相對，大有詞鋒逼人之勢，但又仍然持着切磋學術的態度，給人以對事不對人的良好印象。

景濱先生的語文短論，從《語林漫筆》到《語壇爭鳴錄》，都着意在深入淺出、生動引人上下功夫，因而他的文章都是富有趣味性，可讀性比較強的，絲毫沒有扳起面孔來談學術的味道。這一點，我想是值得寫慣枯燥乏味學術論文的人借鑑的。

總之，我讀着景濱先生《語壇爭鳴錄》的稿本，如同去歲讀着他的《語林漫筆》一樣，感到這是值得推薦的好書。上面拉拉雜雜談了許多，表示我對“爭鳴”的一些想法，歸根結蒂，唯有開展百家爭鳴，才能使我們的學術事業迅速步入快車道。我想，“爭鳴”的意義決不僅僅在於它能得出甚麼樣的結論，也不在於人們是否一定能獲得共識；“爭鳴”的主要價值還在於它能激發人們去思考問題，鑽研問題。此刻我祝賀景濱先生的新著《語壇爭鳴錄》問世，更期待着他能夠百尺竿頭，再進一步，通過繼續開拓，繼續進取，不斷獲得新的成果，為澳門的語文教育工作和中國語言學的發展作出更多

更大的貢獻。

一九九五年一月於暨南園

多方位的探求

葉蜚聲

不久前，景濱兄以他的語文短評集《語林漫筆》見贈，拜讀之下，感到他的文章都是針對社會上關心的語文問題和語文教學中存在的疑難而發，尋根究底，詳徵博引，探求答案。行文短小精悍，深入淺出，生動活潑，趣味盎然。誠如李鵬翥先生在序裡所評，是一部“融學術性、知識性、生活性、趣味性於一爐的語文小品集。”現在，作者又以他的第二部語文評論集《語壇爭鳴錄》書稿見示，囑為序。這個集子分上下兩編，上編收錄短論三十八篇，下編收錄他在澳門七次語文討論中發表的見解，涉及的問題更加廣泛，內容更加豐富，可以充分反映出作者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的功力和見地。我不敏，不敢作序，爰抒細讀書稿後的感想，聊報作者的厚望。

中國歷史悠久，自古以來積累的文獻資料浩如煙海，地域遼闊，南北無法通話。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歷盡坎坷，始終保持為一個統一的民族，不斷發展，在文化上端賴漢字的維繫。漢字以其獨有的書寫系統，統一南北，貫穿古今。一個語詞，儘管發音各地不同，音義古今有變，始終用同一個漢字表示。這種跨地域、越時代的同一性給各地的交往，古今的溝通，帶來莫大的方便。設若漢語自古就用拼音文字，各大方言都有自己的拼法，這拼法又隨語音的演變而不斷更改，那麼，後人無法直接讀懂古籍，今天的同一個文告需用不同的文字頒發，我們這個民族就會像過去的拉丁人那樣分化為法、意、西、葡等不同的民族。拼音文字和一時一地的音掛鉤，像